

永遠的隊長陳樹柏博士

● 劉克熹

陳樹柏博士是我在海南特區幹部訓練團第一中隊的隊長，我是第四隊的學生；期中考試後大編隊，我又分編到第七隊的小鬼區隊去了，從沒有被他帶過。不過由於心儀他的風範，以及他那種英姿勃發的神態；一種「頗有大將之風」的行事風格，使我一直奢想著能成為他隊上的學生，然而卻是無緣，於是把他當作我精神上的隊長。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我生命中第一個，也是永遠的偶像——永遠的隊長。

封疆大吏設訓練班

海南特區幹部訓練團，在抗戰勝利後，雖打著海南特區；海南島總管軍政大權政府機關的旗號，卻完全全是特區長官陳濟棠上將的私人幹部訓練機構。各級幹部為其邀聘，全部學生由其招訓，各級設

施、補給、財務亦全由其私人支應。剛開始時伙食不好，特別是米飯最差，不但糙粗，且摻有沙、穀，咱們便戲稱為「沙穀米」。不過每個學生每月有一塊袁大頭的零用金，以當時的物價指數，每週可以逛逛街、吃吃小館子。據區隊長們說，比他們當年讀軍校時要幸運多了。

那時，蔣介石總統已經下野，在李宗仁副總統代總統的情形下，中央似已群龍無首，若干封疆大吏都有自己的部隊，也有訓練幹部的諸如海南特區訓練團這樣的訓練機構。那時撤到海南島的廣東省政府也有一個幹訓班，雖掛著廣東省政府的名義，其實也是省主席薛岳私人的。而薛岳的部隊為八十四軍；陳濟棠的部隊則為六十三軍。所幸，蔣介石在卅九年復行視事後，這些私人武力，全部撤到了台灣，接

受中央的整編。六十三軍來台後整備為六十三師，之後再整編為陸軍第廿七師。

我隨軍撤退到台灣後，曾併入鳳山入伍生總隊，又編入兵工營，參加地方建設工程，調到金門，適逢八二三砲戰。由於苦學求知，考入政戰學校，長期從事寫作，時有文章在報刊發表，曾獲中央日報徵文第二名、第四名，在民生報、中時晚報刊出的文章逾五百篇，我和當年軍中長官戰友，也時有聚會，共憶那些艱苦與歡樂的歲月。

回頭再談陳濟棠的公子陳樹柏，在幹訓團所表現出那種革命軍人而非公子哥兒的風範，深深吸引住我，而心嚮往之，好想成為他的學生，好想他是我的隊長而不可得，仰慕之心，甚至以之作為榜樣，只想擁有他那樣的品格與風儀，雖因資質太

差，難望項背。不過，數十年來，努力向上，吃苦耐勞，成就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工幹部。教師與公務員，則多少係由於在幹訓團期間的薰陶，特別是整編到廿七師八十一團第八連期間，在陳樹柏隊上擔任區隊長，又係陳隊長高中和軍校同學相知至深的廖日中將軍擔任連長，每喜談及陳隊長在軍校時，如何放下貴族身段，甚至比一般同學更能吃苦。廖日中稱之為「草鞋精神」的表現，就更將我在幹訓團對陳隊長的仰慕，產生了一種發酵作用。

廖日中描繪陳樹柏

不管是我原先的第四隊，或以後的第七隊，都有不少同學對未能成為第一隊的學生而深感遺憾。我們甚至將陳樹柏隊長與舉世知名的張學良相比擬。先不談陳濟棠在廣東有過相當程度的影響力與貢獻，而有「南陳北張」之說，甚至陳濟棠的粵軍較諸東北軍在很多方面都不遑多讓。那時的廣東部隊有空軍，軍人發周薪，以及燕塘軍校辦得有板有眼、有聲有色，力足與黃埔軍校相媲美，就不是東北軍所能相提並論。而陳樹柏可以像張學良一樣襲父蔭而成為陳少帥卻棄之如敝屣，放下身段

以平常心、平常身分考讀軍校廿二期，再以超常的吃苦精神與超常的努力完成學業，這種意志與一種革命軍人的節操，又是張少帥所難以比擬的了。廖日中與我同為廖日中係陳隊長高中同學，一起投筆從戎廿三期之後又受邀為幹訓團第一隊區隊長，與陳樹柏相知相識數十年，對陳樹柏的軍校生活以及軍旅生涯，有過最透徹、最觀察入微的描述。廖日中撰有「永遠的隊長」一文，只摘錄其中一部分：

我和「隊長」是高州德明中學、高中第三班的同學。在本班三十多個同學中一起考上黃埔軍校廿二期共有五位：葛漢華、陳樹柏、莫孔德、丁衍權、廖日中。在全國高中及軍校史上是罕見的。在這五位同學中，葛漢華最聰明，學習成績最佳，連續擔任高三班的正班長、「隊長」一次之連續擔任副班長，直至抗戰勝利轉學廣州。漢華兄於民國三十九年副連長任內，在苦悶艱辛、絕望的環境裡舉槍自殺。先我們而去；孔德兄因政治因素鬱鬱不得志，中校退伍；丁衍權畢業分發未至部隊報到，解放後下放雲南，與白族姑娘結婚生子；鄧小平上台後，因隊長的關係回任德明中學副校長。我在「隊長」的教育薰陶

下以誠實、刻苦耐勞、節儉樸實、廉潔進取而獲進陞陸軍少將。這都是後話。

在高中三年中，因隊長的家庭顯赫、天賦聰明、體格強健、生活儉樸、刻苦勤學，成績優異、英俊中兼具書卷氣，在學校裡，是鶴立雞群，在一個出身「鄉下」的我，心目中，他是位高不可攀的同學，故僅是點頭之交。

我與隊長的交往在廣州東教場的軍校學生報到開始。是我的幸運，編隊時我與隊長同班上下名。由此我們過了四年甘苦與共形影不離的軍旅生活，入校時雖然距離抗日戰爭勝利兩年，但因為內戰，中國還是殘破不堪，我們廣州區的軍校學生，由廣州至漢口逢站必停，走了四、五天才能到達，在車站買食茶葉蛋是我們唯一的娛樂及營養來源。車上我們背誦李白的詩，東坡的詞及欣賞李清照「被翻紅浪」。在武漢暢遊了漢口名勝古蹟，在武昌我們登臨中國婦孺皆曉的「黃鶴樓」搖頭吟唱「大江東去……爽氣西來」真有點「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們也在奔流的長江中游泳，比毛澤東橫渡長江早了幾十年。雖然僅是九月，寒意甚深，游了幾十分鐘，全身發抖我們就上岸了。在武昌等候運輸船

隻的幾天中，「隊長」帶著我們破天荒的看了很多場「霸王」電影及話劇，抗戰期中在大後方發展出的話劇水平之高出乎意料，如《日出》、《雷雨》都場場爆滿。掛著黃邊胸章黃埔軍校學生的符號，年輕力壯、劇院的守門是不敢也不願阻擋的。在今日看來，一個尚未入校門的學生已學到「違紀犯法」實在距離「黨紀似鐵、軍令如山」的境界甚遠，但在全國動亂、軍人薪餉不足維生的日子裡，全國陸海空軍軍人有多少有能力買票入座？

軍校廿二期是對日抗戰勝利後的第一次招生，招生地區擴及韓國、越南（保送）、蒙古、新疆及西藏，學生中不乏各民族的王子、貴族、司令及團級幹部，若軍隊代表主權，當時中國版圖不亞於漢唐盛世。我們的入伍地點是四川成都的雙流營房，原為二次大戰美軍B十二九轟炸機基地，營房是木架結構，整修後可避風雨。道路及地板都是泥巴壓成，我們的操場是機場跑道旁草坪，野草叢生，北風吹拂，可見牛羊甚似西北草原。劇草是我們開關操場的第一步，長時間的工作使我們滿身是汗，滿手流血，也使我們由平民變成革命軍人。隊長家庭優裕勞動機會較少，破

皮流血也就無法避免，我們穿的是前期同學穿過回收的破舊棉襖，破洞裡可隨時冒出棉花，其優點則是隨地可以坐臥，免洗而可長期穿著，冬日裡聞不到臭味，棉被老舊而斤兩不足，我們被冷得半夜醒來久久不能入眠。「飯吃不飽」是中國軍隊的普遍現象，軍校學生也不例外。年輕、長時間工作、缺乏肉類，每餐每人分得兩碗飯，實在吃不飽，為了公平每餐由同桌六人輪值，由一人統一盛飯，輪到我盛飯時總會為自己的碗壓實一點。「隊長」看到了在閒談時對我說：「你每盛飯時都為自己盛多一點，這是自私、不公平的作為，君子不取」，聽了隊長忠告，我深感慚愧而刻骨銘心，自此以後每次用餐我總讓別人多吃一點「講求公平，寧可吃虧」，五

十多年過去了，白髮如霜的老將軍執筆撰文時，隊長的誠懇態度出自內心的規勸又歷歷在目。飢餓是相當痛苦的事物，說來慚愧，入伍時「飢餓」每天與我們相伴，我們唯一的快樂與希望，即是晚餐後十分鐘的福利社大餐；在我們營房的一角有十多平方公尺的簡陋小店，販賣大餅及油炸麵糰（珍珠餅）我們稱之為福利社，每次隊

長也都買了半個大餅（約一斤）四個珍珠餅，兩人公平分食，肚子填飽了，寒冷離我而去，溫暖幸福充滿人間。隊長常常勸告及鼓勵我們，入伍之日即自立之時，不要再向家裡要錢，「大丈夫窮且益堅」。所以我們的口袋是空空的，每次都由隊長付帳，隊長的錢是學生時期每月固定零用金結餘儲蓄，可能換成黃金或美鈔，這是隊長的「祕密」，但是該用的隊長從來不缺錢，也從不向家裡要錢。

同學中的標竿人物

入伍的目的要在短短的三個月將一般學生訓練成雄壯威武的軍人，主要功課是基本教練含立正、休息、轉法、各種步行進、及班排編成，動作雖然簡單，要做到標準卻十分困難。「立正」要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起於右而目不視，必須內外兼修。由於家族的遺傳與天賦靈敏，隊長的操場動作是標準的，「口令」也清晰宏亮，字正腔圓，每個課目都擔任示範，做完後可以自由休息，我則相反，因出身農村，嬰兒時期母親用襪襪背著我下田或廚房工作，時間久了大小腿都有點變形，膝蓋及小腿不能密合併攏，也就無

法做到合格的「立正」，也影響了其他的動作，在休息要做特別操，那是免不了的。戰鬥教練的第一個主要動作是「發進」，即起立跑步、臥倒的連貫動作，隊長的臥倒姿勢低，合乎戰場求生要領，也是全連隊三十餘同學中的標竿人物。隊長的器械操，單槓可以做到部隊中最高標準。「大車輪」、「木馬」可以「虎跳」飛躍。國家窮科學落後在全國部隊中，排連駐地附近都設單槓及木馬，普遍測驗每一官兵也算是中國部隊的特色。

在單調的作息軍號聲中三個月的入伍教育結束了，官兵口中常談到的入伍艱辛大事「徒步行軍」終於開始，目的地是道教聖地青城山，天連續下著大雨，成都平原的「沃土」使石子公路滑溜而泥濘，泥水淹過「腳目」。沿途同學們的滑倒不斷的發生，我們的衣服大部溼透無法更換，讓其自濕自乾，隊長也不例外。在泥水的浸透下，行軍中負擔最重的「草鞋」，兩三小時內便自然分解，還原成稻草及麻繩。更換草鞋是頻繁而吃力的工作。公路旁遍佈被丟棄的破草鞋，但不要小看不上眼的草鞋，它曾載著黃埔軍校的學生完成「東征」、「北伐」及對日「抗戰」。

因為白嫩隊長的腳板第一天就長了水泡，宿營時隊長和同病的同學在針線包內抽出一號大針，在油燈的火簇中消毒，而後慢慢戳破水泡，雖然很痛，但隊長眼眉都不皺一下，我想起了關雲長刮骨療毒的故事。在出現或然率較多的「跌跤」下，隊長的步槍跌斷槍托，不得損壞武器是入伍期間幹部三令五申的大事，隊長總想自費送修，或由家裡送來步槍賠償，故用雨衣包裹著步槍而密不作聲，憂慮、疲勞、足傷、下雨路滑，全壓在二十個未滿二十歲的隊長身上，他咬緊牙根，挺起胸膛，邁著沉穩的大步連續前進。隊上幹部終於發覺了，收繳了斷槍告訴隊長，「這是常事」換一個槍托或燒焊包紮一下就可以了。

入伍完畢我和隊長分開了，隊長分發步兵隊，我到工兵隊，由於處事沉著，動作迅速而確實，言語清晰，富冒險犯難精神而專心求學，隊長總是優先擔任各級「實習幹部」表現卓越，每星期日五位德明同學總會聚一次，不是在歷史名城成都市的春熙路，就是在長江上流，錦江岸邊竹林內。在戰亂的年代禮物價飛漲，日新月異，隊長買了全套的炊膳用具，也全價訂購全年所需的豬肉，寄放在肉店及附近

的農家裡，隨時取用。漢華兄掌廚，每次都脫不了大白菜煮湯，清炒、白切、紅燒，或回鍋豬肉。大宴會完了就到錦江裡游泳，錦江水流的清澈是歷史著名的。諸葛丞相夫人教人利用錦水漂洗絲布而使蜀錦留名千古。軍校學生的日子一如江流，平靜而不息的流去。

戰事逆轉，北方名城相繼棄守，部隊急切需要下級幹部，我們的軍人養成教育不及二年就要畢業了，我是特種兵先行畢業，離前我去探訪隊長，隊長因割痔瘡住院，在床邊我們談了很久，也坦白誠懇的談到隊長與我「久放心上」，而不願觸及的問題。高中時我們曾共同愛過的他的表妹莫小姐。隊長的母親是馳名廣東省內，賢淑、幹練的陳上將夫人莫秀英女士，香港有秀英街，海南島有秀英碼頭。目光如炬、知人善任經營實業遍及全國各大城市，治家有方、管教子女極嚴，在隊長的十多位兄弟姊妹中，隊長最公正誠實、孝順，也是母親的最鍾愛。陳夫人多次表示要隊長在母系家族中擇一對象結婚，以維繫陳、莫兩家的長遠關係，隊長答應了，「一諾千金」，在陳夫人仙去後，即將在茂名上學的表妹莫小姐接到廣州，以隊長天

賦卓越的領導能力及教育能力，全心全力輔導教育一個對己傾心的少女，一年過去了。在穿衣、飲食、臥室整理及佈置，言行儀態都有脫胎換骨的進步，學業也蒸蒸日上。面對一年多以心血、毅力培育的成果，隊長相當滿意並認為「母親的遺願可以達成」，談話完畢隊長問我是否可以「放棄」，我說自今小姐離開高州後，我們沒有任何聯絡，自今日起絕不會再有任何聯絡會面等「情緣」發生，我想這是隊長刻骨銘心的初戀，臨別隊長擔心我回程旅費不足，將密藏在書本內頁的金戒子取出送我。

成渝路上日晒雨淋

隊長後我兩個月畢業分發，他有家裡寄來由成都至廣州的飛機票捨而不用，貫徹始終的陪著同學乘坐老舊的輜汽第十團十輪運輸車，連續六、七日行走在顛簸、塵土飛揚九曲十三彎、坡度峻峭的成渝石子公路上，日晒雨淋，沿途拋錨，危險、飢渴，我想這也是隊長一生中罕有的艱辛歷程。到達重慶改乘歷史上赫赫有名中山先生及蔣介石曾經搭乘過的同心軍艦，為了賺些旅費，隊長與德明同學在四川糧倉

買了幾十袋大米，準備在漢口脫售，因為搬運工缺乏及要價過高，糧米的上下船必須親自操作搬運，自小就未做過搬運工作的隊長，辛苦「狼狽」可以想見。可是，因商人知道過境學生不能久留武漢，大力殺價，結果差點血本無歸，這是隊長唯一的一次作為商人。在缺水而骯髒的煤炭火車上過了幾天廣州終於到了，滿身汗臭，手臉全黑，隊長在梅花村官邸前被警衛阻擋，不得其門而入，拿不出證明，講不清道理，直到衛兵司令老排長看到叫出「十少」回來了。在官邸內傳開很久的「十少畢業歸來」在歡樂聲中落幕。

隊長畢業後第一個軍職是排長，但實際的工作是陸軍一級上將的侍從官，彙整長官每日工作時程，照顧長官的衣食住行。每一行程所經路線警衛、交通工具之選擇及行前保養與檢查，會議地點是否安全與適合、會場佈置、擴音器使用及有關人員之聯絡，一一查詢或過目，開關車門、禮節周到而迅速確實，穿著整齊筆挺的名店訂做的軍服「雄姿英發」，適時轉換，在長官身旁的前後左右位置，隨時隨地可以聯絡監視長官衛士的警戒。務使「滴水不漏」在任何角度檢驗，所表現的都是飽

經嚴格訓練的優秀侍從官，沒有人知道隊長是「一見習」階段。長官原有一位優秀的「上校秘書」，因國防部情報單位警告「可能是中共特務」而辭退。隊長兼具了秘書處理長官的文書業務日夜辛勞，但勝任愉快。實際上這時隊長有機會接觸觀察大部分中國名將，他說：「白崇禧將軍身體魁梧，儀態威嚴、思想敏捷、治軍極嚴，不愧小諸葛，最是令人景仰者。薛岳將軍酷暑中穿著背心，目視地圖右手執紅藍鉛筆在圖上調兵遣將，左手拿電話筒下達命令，作戰室內觀戰之長官僚屬鴉雀無聲，令人印象深刻。願祝同將軍誠懇坦白，急人之急，一諾千金。余漢謀將軍歷任戰區長官、陸軍總司令，到海南後自願屈就長官副手，忠誠為國令人佩服。能名列青史，絕無僥倖，我等後輩應虛心學習，發憤圖強。」

陳濟棠長官為培育其十餘子女，唯一繼承父志，投身軍旅的愛子，毫不吝嗇地令派隊長赴前線擔任步兵連長。「連」為組長部隊的骨幹，官兵一百餘人在連長一個口令下動作一致，毫無例外，連長可以目視監督全連官兵，也是百餘雙眼睛注視的焦點，連長與官兵同食、同住、同操作

與戰鬥，必須與官兵生死與共、甘苦共嘗。

隊長到任後隨即展開知兵工作，與每一官兵談話並作筆記。一星期後隊長可以不要名冊點名，而無一遺漏。一個月後在黑夜裡可憑腳步聲而分辨出每一官兵，這需要天賦更需要用功。戰事普遍失利，沒有補給線也沒有補給基地，官兵的服裝老舊而破爛，隊長多方聯絡，在倉庫裡檢點日軍投降時遺留的軍服褲子分發，以免官兵「屁股」暴露。魚肉、青菜一起入鍋炒煮，而後一桌一盆菜，名為大鍋菜，軍官無論人數總分一桌，其餘士兵每八人一桌，正副班長擔任桌長，吃飯必先集合就位後，由值星排長下口令「起立」對連長敬禮後才蹲下開動，這是國軍的內務規則，也是隊長嚴格要求，必須在日常生活養成規律服從的習慣。在戰時排長有一門板睡在排先頭，以便於掌控部隊隨時應戰，連長有一臥室與傳令相鄰，以便指揮及求安全。全連內沒有「輪子」的東西，個人活動及部隊行動全靠兩條腿，我們防區距離海口有三十多公里，旅途中常有敵人襲擊斥候活動，隊長每月總返海口長官公署一兩次，坐的是「順風車」，衛兵將經過的貨車攔下，隊長爬上裝滿貨物的車頂隨

即出發，以隊長在海南關係那是相當冒險的。隊長說：「時間地點不固定誰也認不出，一個神似新兵的我是部隊的連長，特區長官的兒子」。有一次隊長回到官邸的大門，憲兵警衛擋住了不得家門而入，等了很久直至叫廣才的管家出現才准放行。

沒有人認得出沒有人相信這是部隊的連長，長官的兒子「真是料事正確，膽色過人」。因為擔任守備南渡江鐵橋的任務，衛兵勤務多，官兵很難全員到課，隊長說能到一排操一排，能到一班操一班，出操總比睡覺懶散好，操課才有戰力，操練才有士氣。隊長指示整修久已破損的單槓、木馬，晨操後必跳木馬，晚點前必練單槓，隊長親任講解及示範，而後站在槓下馬旁指導、協助、保護官兵「跳馬」及拉槓。

雖然彈藥的補給十分困難，射擊場地尋覓設置不易，隊長還是在營房附近找到有一高坎的射擊及手榴彈實彈投擲場，抓到機會就實彈射擊。射擊及示範手榴彈投擲是軍隊教育的核心，戰勝的根本。

國難當頭忍氣吞聲

熄燈後隊長必親查床鋪及檢查衛哨，各排長則輪流帶領步兵一班在營房周圍實

施搜索及巡邏，勤加搜索、多派斥候，是部隊安全秘訣。好逸惡勞、大意疏忽常陷部隊於危亡，這是隊長對我們排長常說的話。在我們擔任南渡江鐵橋守備時，我們需檢查所有經過的軍民車輛，其目的在防範中共游擊部隊的突擊及滲透破壞，以保證海口特區政府的安全，隊長親自部署衛哨兵的位置，並示範班長及哨兵的檢查要領與監視技術，嚴密安全要求做到「銅牆鐵壁」，有一次國防部的將軍要經過而拒絕檢查與哨長發生衝突，隊長到場要求依規定檢查，將軍仍然拒絕且出聲謾罵，僵局形成了互不退讓，最後將軍借用連長電話聯絡我們上級才解決問題，隊長火大了，這也是僅見的一次。長官知道了告訴隊長「國難當頭，時局維艱，我們只有忍耐團結，沒攤牌的本錢」。

隊長備有一個急救箱內裝紅汞、碘酒、外傷用藥、感冒用藥及盤尼西林藥片等數十種。午飯後隊長在大樹蔭下為官兵看病，每日約看十餘人，除公出外絕少間斷。有一個老班長小腿受傷發炎化膿臭得難聞，隊長先以酒精洗滌傷口去膿，而後以盤尼西林藥片磨碎加「凡士林」調成藥膏塗抹傷口，以紗布包紮而後口服消炎片。

三天過後班長痊癒了，我看到班長由內心深處發出的感激目光，為部屬看病是隊長愛護部屬的真情流露，而其成果則彷彿名將吳起帶兵「贏得兵心」。若問隊長如何習得此等醫護技術？我想這是天賦聰明而廣見聞。

特區長官官邸每禮拜總會派人送來一籃美國蘋果及一兩盒英國名牌朱古力糖，晚飯後我們幹部在連長室分食蘋果兩片、朱古力糖一粒。隊長說朱古力要慢慢品嚐，才能享受到英國糖果的美味，我想隊長怕我囫圇吞棗，暴殄天物。有一次隊長叫傳令買了一隻小母雞，士兵就寢後，我們借用了農家廚房，由排長漢華兄掌廚，隊長親自督導做了一道廣東鼓油雞，因為太餓太饑，「開動」五分鐘後就清掃光了，實在意猶未盡，隊長說重炒，我們即將個人面前堆積而留點筋肉的骨頭入口重嚼，這是連長任內唯一的「夜宴」記憶特深，值得大書。

逝者如斯不分晝夜，八個月在緊張忙碌中過去，我們的步兵連練成了團結合作、訓練有素、紀律嚴明，朝氣蓬勃、驍勇能戰的部隊。教學相長隊長也在艱苦的磨練及深思中，領悟了帶兵練兵用兵的要領

。在海南特區長官計畫培養中，隊長必須陞遷磨練下一職務，當隊長離開連隊時，我看到連上絕大部分官兵都「淚眼相送」，隊長也眼眶濕潤。

隊長的新職是海南特區幹部訓練團第一大隊第一中隊中校隊長。這是真正的中級軍官，學生大部分是廣東南部知識青年響應革命元老陳濟棠將軍的號召而投考的高中學生，年齡均在二十歲以內，有志氣、有抱負、體格健壯而能耐勞苦，幹訓團的團部設在海南府城。新建的營房每隊一棟，雖簡陋但不缺水電，衣食住行合乎當時的部隊水準。因準備即成立的時間極短，沒有圖書館（室）、教育器材室，也沒有專任教官，各中隊自行製造各種工事模型及射擊預習器材，管教徹底合一，隊職官兼任全部課目的教官，我們的參考資料是步兵操典，及由官校畢業時印發的戰鬥教練手冊。手冊編得極好，融會了中國傳統兵學精髓及美軍最新的教育準則，中隊的幹部編制有隊長一、副隊長一、指導員一、區隊長三及特務長一員。隊長區隊長都是官校廿二期的德明高中同學，漢華兄常說：第一中隊的總成績若不能名列前茅，將有損隊長知人之明，任用私人之譏。

而影響其在幹訓團五十多位同學中的正面印象，所以第一中隊的幹部都在風雨不改、年節不休的全力工作，成績也自然的名列前茅。

隊長室竹床、竹桌各一，床鋪軍毯、桌旁放置軍事參考書籍數本及一中學生用字典，床頭壁上掛一黃色皮袋內裝部隊餉累積銀元百餘枚。為我的叔叔找工作，全部交給叔叔做資本，由海口至榆林跑單幫（及中共佔領海南而血本無歸）。隊長的皮袋的銀子就所餘無幾了，隊長不抽菸、不喝酒、不厭粗食、不談女人，過的是徹底的清教徒生活，隊長的衣服由一傳令洗滌及保管，比我們多一件寶藍色毛線衣，看到我無禦寒冬衣就送給了我。

晉升上尉抽籤決定

隊長每天起得很早，動作敏捷，隊上早點名隊伍一整好，隊長定時定位出現受禮從無延誤，操課總由隊長講解示範開始，在官校受訓時，隊長的學術課目已達一流水準，講得簡潔清晰而條理分明，國語標準，北方同學大多以為隊長是北平人，可見一般。教官評分優等，在學生的心目中，隊長的學術是傑出的，故聽課時都專

心注意，坐在木造的小板凳上，上身挺直像釘子釘在板凳上一樣，隊長的目光如炬，偶有閉目點頭的同學，即提出問題令其起立作答，以提高全隊的注意力，下課前十分鐘隊長重複重點並作簡單的結論，而後隨堂測驗以瞭解教官及學生的共同成績，這就是隊長卓越的學術領導。

由於用功及天賦的超人記憶，隊長對全隊官兵簡歷、體能、品德學術瞭若指掌，對年輕體弱的同學會特別照顧，但從不露於顏色。為求公正公平，隊長對於隊上三位區隊長的晉陞上尉以抽籤方式決定，自私的我竟然贊成，抽籤結果我獲第一，漢華兄第三。及至海南撤退到台灣，漢華兄未獲晉陞上尉而終至自殺，直至今日又感內心不安，按考績漢華兄是最優秀的，事後檢討第二隊已有一上尉區隊長二梯次晉陞可全隊晉陞完畢，成績較優的第一、三中隊均有一員未獲晉陞，而未獲晉陞之葛漢華、陳冠鐘、譚鶴樓均屬優秀幹部，只要隊長依理提出即可改進而完滿解決，我個人認為隊長在本事件上應有缺失。

做堡壘，全團構成一完整的防禦體系，對防止海南的中共游擊隊攻擊，是卓有餘裕的。榆林地除椰子樹外，無鋼筋水泥亦缺木材，故整個碉堡由椰樹枝幹結合而成，雖不好看但極實用，經試驗敵人慣用的步兵砲及機槍無法摧毀。在工作及經驗交流中，隊長以習得及領會國共戰爭中的攻防要領，隊長獲晉陞為上校大隊長，剛滿二十歲，為國軍最合法年輕上校之一。

當時的海南特區長官公署也移至榆林，長官陳濟棠常利用公餘時間，傳授我們為人做事的道理：「讀好書、做好人、做好事」。戰勝的經驗：「勤搜索遠斥候，動如脫兔、定如山嶽」以他訪問俄羅斯被特務嚴密跟監的經驗證明俄國互不信任及恐怖特務統治。有一次輪到隊長值星，向長官敬禮及報告人數，我注意到隊長無懈可擊的口令及動作，也注意到長官滿足、慈愛與感動的眼神，在我四十多年的軍旅生涯中，這是空前絕後的一次。

在特區幹訓團的師生聚會中，在台灣有名的作家劉克黨同學常將隊長與張學良少帥並列，在家世上張作霖是東北王，陳濟棠是西南王，張學良是最年輕的少帥，陳樹柏隊長是最年輕的上校，愛國愛民之

心彼此相同，聰明才智難分軒輊，少帥因風雲際會而名留青史，隊長因奮鬥不懈而名揚世界。以命運言，少帥青年英俊紅粉知己至老不減，隊長少年僅愛一表妹而無結果，而後婚姻從一而終，世事滄桑，孰優孰劣實難分辨。

在軍校廿二期同學中，晉陞一級上將者一，上將者四，與我均有長官或同事之誼，以思想、品德、學術、能力、毅力等比較，在公平公正的競爭中，隊長若繼續留在軍中絕不落後任何同學，這是最忠誠的評論。

編輯報告

編者

△本誌四五〇期第九十六頁「蔣介石先生創造的歷史紀錄」內文上欄第一行應為：「老總統蔣介石崩逝已『三十』年：」誤排為「四十年」。下欄第十四行應為「：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互』古互今：」誤排為「宜」，特此更正，並謝熱心讀者王道桂先生來電指正。